



從脈絡教學法看 《十八歲出門遠行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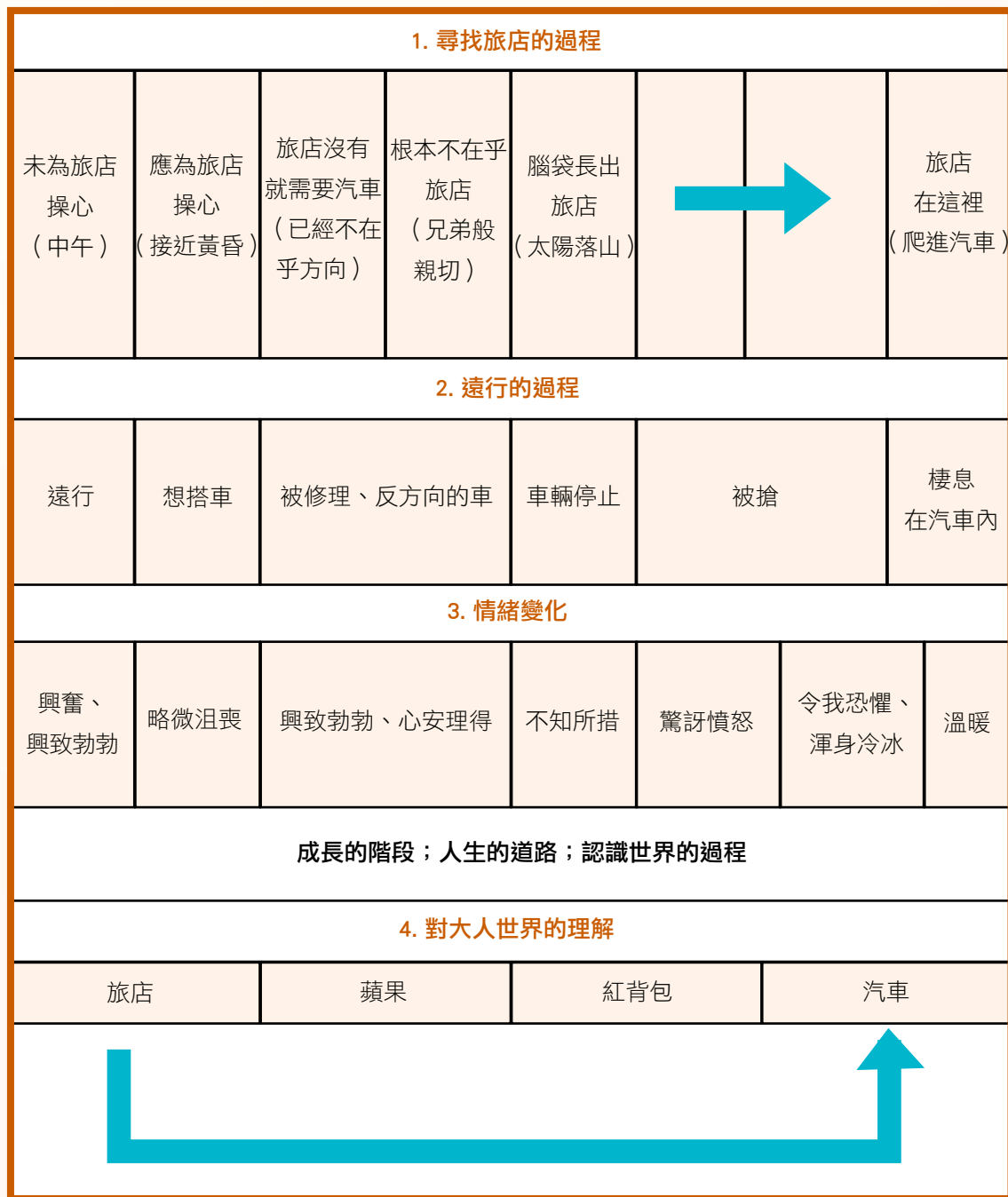
文 | 李天倫

第六屆澳門文學節落下帷幕，然而文字的力量仍在我們心中激蕩迴響。作家余華受邀是次文學節並在“走入校園”的系列活動中與學生分享創作和成長經驗。《十八歲出門遠行》作為余華的第一部成名作，它被收編入內地人教版高一語文課文中，同時也是2017年劍橋A-Level中文科考試的指定篇目之一，自然也在講座中被討論。作為先鋒派小說，這是余華的一次實驗式創作。他運用種種具有象徵及中性的詞彙拉開讀者與文本的心理距離，在冷酷的敘述中充斥着瘋狂的行為，荒誕的情節中直指殘酷的現實，讓讀者獲得獨特的閱讀體驗。脈絡分析法即根據文章中心所引領的線索對文本素材進行梳理。教師在

與學生的閱讀和討論過程中，一起找出文本中不斷發展、貫穿始終的物件或情節。在這些線索的牽針引線下，讀者能在看似散亂的文字中找到作者鋪排情節的邏輯，撥開仿夢結構的迷霧。

文本的第一句，便是“柏油馬路起伏不止，我像一條船”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們何嘗不是如此走過生命的高峰低谷？波折與挫敗便是人生的插曲。十八歲，“我”作為一個成年人向社會邁出了第一步。“我”站在這高速公路上所看到的，不就是那收獲榮耀和屈辱的過程嗎？踽踽獨行於這世上，沒有人可以幫我們走這條路。無依無靠的我們如同一條船。

柏油馬路起伏不止，我像一條船



上圖的前三條脈絡便是串聯全文情節的關鍵。“我”尋找旅店的念頭是時隱時現、搖擺不定的，而遠行的過程也在前行、停滯、妥協中進行着，

“我”的心情隨之起伏。這似乎都呼應着開頭那如一條船般的“我”。沿着線索發展，讀者所看到的，是一個走入成人世界的少年認識世界、自我成長



的階段。他如何在這個以暴力為本質的社會中找到旅行的意義？接下來，我們就由“我”旅途中的四個物件說起，結合脈絡探討它們背後蘊含的意義。



1. 旅店

每個在路上的人都告訴“我”“你走過去看吧”。他們既沒有說“旅店”是否真的存在，也沒有透露多少一點“旅店”確切的位置，但卻讓“我”自己追尋答案。仿佛前方充滿了希望，但又籠罩着未知。但“我”依然覺得他們說得太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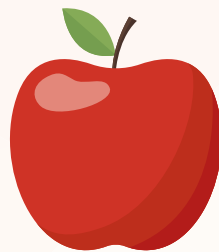
文本中，“旅店”是“我”旅途的目標。旅店是旅人的棲息之地。假如“我”的旅程是一條人生的道路，寓意自己作為成年人踏入社會的第一步，那成為“我”行走動力的“旅店”到底是甚麼？是理想與追求。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所屬於自己的旅店，都有屬於自己的理想，有一個讓心靈安放的地方。

你所追求的是否也和別人一樣？沒有人能告訴你。所以，“你走過去看

吧”。到底有沒有所謂的理想之地，它在哪裡，可能很多人終其一生、費盡心血都未能提供一個正確的答案、得到一個滿意的結果，因為文本所告訴我們的就是這樣一個殘酷現實的世界。所以，“你走過去看吧”。“我”對未來人生的夢想是屬於“我”自己的夢想，一旦別人告訴了你具體的路，便喪失了主導權。別人指出的這條路，是被束縛的，是迎合他人而存在的，它失去了探索的意義。也許，正是因為未知，所以尋找“旅店”的過程才更刺激、更有意義。所以，“你走過去看吧”。於是，十八歲的青年充滿信心、躍躍欲試地踏上了人生的旅程。在“我”身上所體現的，是蓬勃的生之氣息。

2. 蘋果

然而這個旅程注定不是一帆風順。要融入成年人的世界和他們打交道，便要學會成年人的規則和做事方式。顯然，“我”失敗了。而令“我”受挫的原因，是《聖經》中象徵原罪的“蘋果”。在這裡，我們可從不同人的眼中來看待“蘋果”這個意象。



在汽車停止後，村子裏的人一擁而上，搶奪司機車上的蘋果。“我”驚訝極了，在“我”眼中，這是“我”重視、極力保護的美好，甚至是一種正義。但驚訝之餘，更令“我”憤怒的是，我所珍重的寶物，在成人眼裡並不被珍惜。司機無視“我”為他保護蘋果的行為。面對殘暴的搶奪者和冷漠的受害者，少年的憤怒得不到回應，“嘴巴一張卻沒有聲音”。這出乎“我”意料之外的一系列事件，就在短短的幾小時內接連發生了。“我”根本來不及理解，甚至不願相信。這正如當時充斥着政治狂熱的社會，在“我”的肉體被拳打腳踢的背後是精神、文化的暴力更令“我”感到恐懼、渾身冷冰。

司機是成年人的代表。他為少年屈服於成人世界的規則而得意洋洋，以暴力作為人際交往、甚至是生存的法則。蘋果在他眼中，是換取金錢的工具，是利益的象徵。在他看來，人為了利益而搶奪、使用暴力甚至犧牲生命都是正常的。因此“我”拒絕在汽車疾馳的過程中拿蘋果這一行為，在他看來是如此奇怪。後來，他車上的蘋果被洗劫一空也毫不在乎。看着少年在暴力中想為他保護蘋果，他不僅沒有感激少年的行為而一同反抗，甚至參與到暴力的行動中。因為獲得利益的一方在村民，而少年只是一個弱者。由此可見他的虛偽和勢利。

村民是成人世界中佔據主導地位、強勢的團體。蘋果在他們眼中同樣是利益的存在。利益當前，他們已經泯滅了人性，無情地踐踏他人的底線。他們自己使用暴力，孩子也被允許使用暴力。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，他們便摧毀了少年健壯的體魄、對世界美好的幻想甚至是作為一個人的尊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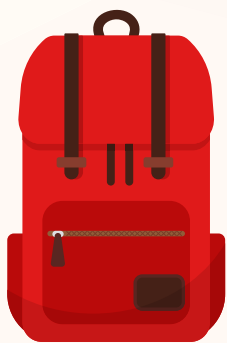
3. 汽車

汽車一直伴我同行，它是我第一次面對現實的選擇。雖然最後殘缺不堪，卻依然保有溫暖。如同是“我”心中還沒有崩塌的地方。即使受盡委屈，即使遭遇接連的挫折，但心依然沒有冷卻。最終他發現，“旅店”就在這裡，“旅店”是汽車，更是“我”的內心。只要心有棲息之所，就能繼續前行。

4. 紅背包

“我”的紅色背包是出發前所準備的，這是“我”全部的家當。裡面有“衣服、錢、食品和書”，它們是“我”認識外面世界的過程中，物質上和精神上賴以生存的東西。然

而，“我”為了守護田心中堅信的美好而被人們暴力以待。曾讓“我”視為知己的司機更給予最後一擊，搶奪了他的紅背包，撕碎了“我”對未來純真的夢想。最後，“我”只能睡在車中尋求一點溫暖。作者筆鋒一轉，卻又以倒敘的形式在最後展現“我”當時如何興致勃勃地背起紅背包出門的情形，“我”的這次十八歲出門遠行，更添憂傷。



這些意象伴隨着三條脈絡一直發展，而“我”對社會、成年人世界的認識也慢慢完整。“我”對未來、對世界曾充滿美好的幻想，懷着純真而美好的心，那是孩子的本性，簡單而美好。

然而，踏上旅程後，“我”首先學到的是如何屈服於成人的世界中。司機拒絕讓“我”搭便車，“我”則惡狠狠地指出他嘴裏還叼着“我”的煙，司機才欣然地讓“我”加入他的旅程。“我”用暴力的方式去相處，去獲得利益。接下來，旅程的目的本來是找到理想中的旅店，“我”卻在短暫的安逸中迷失了。“我”開心地與司機交談，根本忘了甚麼“旅店”。原來初心也會被忘卻，被忽略。直至世界的殘酷給“我”一記當頭棒喝。“我”以為自己已經融入了這個世界，獲得了成人的認可；最後卻發現，所謂的友誼在利益和暴力面前不過是虛偽的表象。“我”面對村子裏的人要反抗奈何力量薄弱，而世故的成年人——司機，便選擇了投靠強大的一方。他從一個受害者變為了迫害者，背叛了“我們”之間的友誼。在破爛的汽車中，“我”最終成長。

李天倫

聖公會中學（澳門）中文科教師

